

中国文心雕龙学会选编

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

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

中国文心雕龙学会选编

I206.2
422
2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版社

封面设计：徐中益
书名题字：吴国光
责任编辑：降云

846

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

Wénxīndiāolóng Yánjiū Lùnwénjí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617,000 开本 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 26 $\frac{9}{16}$ 插页 2

1990年8月北京第1版 1990年8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950

ISBN 7-02-000506-3/I·507 定价 9.90 元

目 录

序

——“龙学”七十年概观.....牟世金 (1)

文学批评家刘彦和评传梁绳祎 (61)

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王元化 (85)

刘勰家世的一点质疑.....程天祜 (105)

刘勰为什么要“依沙门僧祐”

——读《梁书·刘勰传》札记张少康 (110)

刘勰卒年考李庆甲 (117)

从《文心雕龙·原道·序志》

两篇看刘勰的思想.....杨明照 (128)

《灭惑论》与刘勰的前后期思想变化.....王元化 (140)

刘勰与佛学孔 繁 (159)

《文心雕龙》的研究.....杨鸿烈 (180)

《文心雕龙》初探刘绶松 (192)

《文心雕龙》的总论及其理论体系.....牟世金 (232)

《文心雕龙》的体系.....周振甫 (249)

《文心雕龙》的宗旨、结构和基本思想.....王运熙 (253)

刘勰的美学思想初探.....于维璋 (272)

《文心雕龙》在世界美学史上的地位.....马 白 (299)

论《文心雕龙》的文学史观.....张文勋 杜东枝(314)

《文心雕龙》研究的勃兴

——近年来《文心雕龙》研究专著漫议.....石家宜 (332)

谈刘勰论“文之枢纽”.....周振甫(341)

《文心雕龙》论“道”.....陆侃如(350)

论刘勰的“自然之道”.....蔡钟翔(358)

《文心雕龙·原道》和玄学思想的关系.....王运熙(374)

论《文心雕龙》“征圣”“宗经”的基

本思想.....毕万忱(379)

《文心雕龙·辨骚篇》发微.....张志岳(394)

刘勰的文体论初探.....穆克宏(410)

《文心雕龙》研究中应注意文体论

的研究.....缪俊杰(426)

论《文心雕龙》的文体论.....王达津(438)

刘勰的作文方法论

——读《文心雕龙》的札记.....戚维翰(453)

刘勰的文学起源论与文学创作论.....王元化(459)

刘勰论神思

——一个心物同一的形象思维过程.....邱世友(482)

刘勰论艺术想象的特征.....肖洪林(504)

刘勰的风格论.....吴调公(522)

《文心雕龙》论风格和个性的关系.....詹 鏊(533)

释“风骨”.....廖仲安 刘国盈(550)

论“风骨”

——兼与廖仲安、刘国盈二同志商榷.....	寇效信(567)
《文心雕龙·风骨》篇简论.....	涂光社(589)
从刘勰的理论体系看风骨论.....	牟世金(607)
说《通变》.....	马茂元(628)
《文心雕龙》的定势论.....	詹 锳(633)
释《情采》.....	黄海章(647)
释刘勰的“三准”论.....	刘永济(651)
论《比兴》.....	黄海章(659)
刘勰的养气说	
——《文心雕龙》散论.....	徐季子(663)
《物色》小札.....	祖保泉(671)
《文心雕龙·物色》篇试释	
——当时新品种“山水文学”写作经验的总结.....	蒋祖怡(680)
《文心雕龙》评论作家的几个特点.....	郭预衡(694)
刘勰的鉴赏论.....	吴调公(717)
试论刘勰的鉴赏论与鉴赏观.....	刘文忠(735)
《文心雕龙》研究论著索引(1907—1985)...	牟世金 曾晓明(756)

序

——“龙学”七十年概观

牟世金

张光年同志在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大会上宣称：“现在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已成为一门科学，比较系统化了。”^①《文心雕龙》研究何以会成为一门系统化的学科即所谓“龙学”呢？除了发展民族文化的需要，主要是《文心雕龙》有其值得研究的价值。周扬同志在同一大会期间，对此做了精确的论述：

特别是《文心雕龙》，在古文论中占有首屈一指的地位，它是中国古文论中内容最丰富、最有系统、最早的一部著作，在中国没有其他的文论著作可以与之相比，在外国，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当然比《文心雕龙》产生更早，他是欧洲美学思想的奠基者。古罗马则有贺拉斯的《诗艺》和郎吉纳斯的《论崇高》都比《文心雕龙》早，但都不如《文心雕龙》完整绵密。……这样的著作在世界上是很稀有的。《文心雕龙》是一个典型，古代的典型，也可以说是世界各国研究文学、美学理论最早的一个典型，它是世界水平的，是一部伟大的文艺、美学理论著作。^②

这就是《文心雕龙》研究必然要成为“龙学”而为近世广大中外学

① 《张光年同志的讲话》，《文学雕龙学刊》第二辑。

② 《关于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

者所重视的主要原因。正因《文心雕龙》是这样一部伟大的古代文论,其璞玉之泽一旦被人发现,就不能不投以惊奇的目光。一位研究西方古典文学的日本学者,十多年前曾说:“我无法忘记刚开始翻阅《文心雕龙》时所感到的惊讶。与之相比,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等西欧古代文艺批评或文学理论著作顿时黯然失色。”^①产生在一千五百年前而为世界各国所稀有的典型,为今人感到惊讶是必然的。不仅如此,在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坛上,《文心雕龙》至今仍可说是一块古璞,随着“龙学”的发展,它还将不断使更多的文艺理论家、美学家感到惊讶。

中国古代的许多学者,对《文心雕龙》做过大量不可磨灭的工作,但除校注之外,大都是猎其艳辞,拾其香草而已。真正的研究,还只是近几十年来的事。但这块古璞一经琢磨,很快就光华四溢,并发展成一门举世瞩目的“龙学”了。港台学者多称《文心雕龙》研究为当代“显学”^②,诚非偶然。仅就日本、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的统计,至今出版的《文心雕龙》译注和各种研究专著已达百种以上,发表论文一千六百多篇。一九八三年八月,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在青岛成立,出版了《文心雕龙学刊》;“龙学”进入了它的兴盛时期。

《文心雕龙》研究发展成一门有校勘、考证、注释、今译、理论研究,并密切联系着经学、史学、子学、佛学、玄学、文学和美学等复杂系统的学科,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可大体上分为“龙学”的诞生、发展和兴盛三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涉及其全系统的各个主要方面,情况是相当复杂的,这里只能述其梗概而观其大要。

① 国原吉之助:《司马迁与塔西佗》,日本《世界古典文学全集》月报1970年4月。

② 见拙著《台湾〈文心雕龙〉研究鸟瞰》。

近代《文心雕龙》研究的奠基者当推黄侃。黄氏《札记》开始发表于一九二五年的《华国月刊》，到一九二七年，集二十篇为《文心雕龙札记》，由北平文化学社出版。在此之前，在报刊上发表的有：李详的《文心雕龙黄注补正》、林树标的《书文心雕龙后》、杨鸿烈的《文心雕龙的研究》等（详见本书索引，下同）。但不仅由于黄侃研治《文心雕龙》成就较高，影响较大，且他一开始就使之初具“龙学”的意义了。黄氏《札记》虽问世稍晚，但它是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九年讲授《文心雕龙》于北京大学期间撰写的。把《文心雕龙》作为一门学科搬上大学讲坛，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此外，不仅刘师培、范文澜、刘永济等，都先后在各大学开设此课，日本铃木虎雄也于大正乙丑（一九二五）春，“在大学课以《文心雕龙》”了^①。这说明从黄侃开始，《文心雕龙》研究就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龙学。从一九一四到一九八四年，便有了整整七十年的历史。

《文心雕龙札记》还不仅仅是课堂教学的产物，更是《文心雕龙》研究史上的一个巨大变革。黄氏门人李曰刚有云：

民国鼎革以前，清代学士大夫多以读经之法读《文心》，大则不外校勘、评解二途，于彦和之文论思想甚少阐发。黄氏《札记》适完稿于人文荟萃之北大，复于中西文化剧烈交绥之时，因此《札记》初出，即震惊文坛，从而令学术思想界对《文心雕龙》之实用价值，研究角度，均作革命性之调整，故季刚不仅是彦和之功臣，尤为我国近代文学批评之前驱。^②

① 《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绪言》，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首。

② 《文心雕龙斟诠》2515页，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2年印行。

虽然黄书也有校注，却从阐发文论思想为主，这确是研究角度的一大转变，一个新的开始。尤为可贵的是，黄氏开始用新的思想观点来研究《文心雕龙》，他在其书的《题辞及略例》中说：“文气、文格、文德诸端，盖皆老生之常谈……阳刚阴柔之说，起承转合之谈，吾侪所以为难循。”此说虽有其当时的针对性，亦足以证黄侃是不囿于前人成说的。以《文心》一书的性质来说，由于诗赋、章表、书记等并论，不仅往古，至今仍被疑其是否文学论著。《原道》篇之札记则云：“即彦和泛论文章，而《神思》篇已下之文，乃专有所属，非泛为著之竹帛者而言，亦不能遍通于经传诸子。”这个“专有所属”，既非泛论一切文辞，又不遍通经传诸子，显然是指文学创作而言。论者多谓黄侃所讲为“文章作法”，其所讲于北大者，确以《神思》以下诸篇为主；于此可见，这个“文章作法”已非泛泛的“文章作法”了。《札记》之论虽难尽是，但他既有识于此，其究《文心》自当迥异于前而揭开龙学史新的一页。

从一九一四到一九四九的三十六年，可说是龙学的诞生时期。除《文心雕龙札记》外，此期专书还有李详的《文心雕龙补注》（一九一六）、范文澜的《文心雕龙讲疏》（一九二五）和《文心雕龙注》（一九二九）、叶长青的《文心雕龙杂记》（一九三三）、朱恕之《文心雕龙研究》（一九四四）、庄适选注的《文心雕龙》（一九三四）、杜天縻的《广注文心雕龙》（一九四七）、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一九四八），以及陈益、薛恨生、诸钝鉴、冰心主人的多种“新式标点”本。这些著作除朱恕之《研究》、刘永济《校释》外，大都侧重于注，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则是此期最重要的成果。他如庄适选注、杜天縻“广注”等，即取范注而稍有增益。

范文澜的《讲疏》，也是他任教南开时“口说不休，则笔之于书”（自序）而成。梁启超为之序云：“其征证详核，考据精审，于训诂义理，皆多所发明，荟萃通人之说而折衷之，使义无不明，句

无不达，是非特嘉惠于今世学子，而实有大勋劳于舍人也，爰乐而为之序。”这话在今天看来，似有溢美之辞，若在当时而与旧注相比，范疏是当之无愧的。其《文心雕龙注》即由《讲疏》增修而成，所以，梁氏之评移于注本更为相宜，它正道着范注的基本特点。《文心雕龙注》由北平文化学社初版，分上中下三册，上册为原文，中下册为注。后又略事增修，于一九三六年改由开明书局出版线装本七册，注释改附各篇原文之后，即成流行至今的定本。此本为注《文心雕龙》的划时代之作，已早为海内外龙学界所公认，如日本户田浩晓氏著《文心雕龙小史》，即谓范注“不可否认是《文心雕龙》注释史上划时期的作品”^①；台湾王更生谓是书“确实在《文心雕龙》的注释方面开一新纪元”^②；王元化更称范注“迄今仍是一部迥拔诸家、类超群注的巨制”^③。这些评价都并不为过。《文心雕龙注》虽仍属旧注类型，但不仅其网罗古今，为旧注之集大成者，且注重“探求作意，究极微旨”，而避李善“释事而忘意”（本书例言）之失。当然，原著既取材浩博，范注又所涉宏富，求其无失是不可能的。《讲疏》问世的第二年，便有李笠的《读文心雕龙讲疏》，论其书“当增补者”八，“当整理者”二。其注出版后，杨明照先有《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举正》评文化学社本，后有《文心雕龙注》评开明本。前文举其“未当者”三十八条，“张冠李戴”者十四条；后文举其所失四十四条，尤不满于范注“取诸人以为善者多，出其自我者少”。其后，还有赵西陆的《评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等相继发表，对许多误注不断提出意见。这都说明，范注的贡献虽不可磨灭，但毕竟是龙学诞生时期之作，完善的注

① 见王元化选编《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24页。

② 《文心雕龙导读》79页，台北华正书局1977年版。

③ 《文心雕龙创作论》10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2版。

本尚待来日。

在龙学诞生时期的三十多年中，发表研究《文心雕龙》的文章近百篇，其中有关校注的二十余篇，序跋评介和书后札记等约三十篇，涉理论研究者约四十篇。总的看来，这些文章的基本特点是鲜有深入的专题研究，大多是一般性的概述泛论。虽有论通变、论史学、论隐秀等几个专题，也很少作理论上的探讨。如傅振伦的《刘彦和之史学》，主要是分别列举《文心》和《史通》的原文，以示“子玄之学，多导源于彦和，信不巫也”。这不仅是列而无论，且文不对题。本期论文题为《文心雕龙研究》、《刘勰研究》之类者有五，《评传》有三，它如《文心雕龙论》、《文心雕龙分析》、《读文心雕龙》等也为数不少，是为这个时期内有代表性的论文。篇篇都泛论全书，但大都是点到即止，还未脱尽古代文论的传统格式。如陈延杰的《读文心雕龙》，以“文体论”、“修辞说”分论全书，“修辞说”分论《神思》以下二十四篇，如论《时序》云：“综述唐、虞、三代、战国、汉、魏、晋、宋文学之变迁，最为详尽。至于齐、梁，则阙而不言，盖当代之文，未可论定焉。”其它诸篇之论虽略有出入，但大都类此。

正因面面俱到为此期论文的典型，涉及面自必十分广泛，其中也有不少有价值的见解，这里只能就其大端，略作管窥。

关于刘勰的生平和思想，虽不少文章谓之“评传”或专立“传略”一节，但大都是复述《梁书·刘勰传》的一般内容，推考其生平事迹者，则不出范文澜《序志》注的范围。唯范注有疑：“秀之、粹之兄弟以‘之’字为名，而彦和祖名灵真，殆非同父母兄弟。”一九二七年梁绳祎著《文学批评家刘彦和评传》，则肯定刘勰的“祖父名灵真是宋朝司空秀之的弟，司徒刘穆之的从侄”，并简列山阴令刘爽以下至刘勰五代的世系表。这是研究刘勰的第一个世系表。九年之后，霍衣仙著《刘彦和评传》，即完全袭用此表。到

一九四一年杨明照代表《梁书·刘勰传笺注》，更广考史籍，列出一个较详的世系表，从而奠定其后研究刘勰世系的基础。此外，霍衣仙的《评传》附有《刘彦和简明年谱》，以泰始元年（四六五）生，中大通四年（五三二）卒。虽其中不少问题尚待研考，但这是研究刘勰的第一个年谱^①。

关于刘勰的思想，此期尚未展开充分研究，只偶有涉及，如李仰南《文心雕龙研究》认为：“刘勰思想之渊源，非出于一家，乃集众山而汇众流也。”若非深究熟察，是不易提出这种见解的。对《文心雕龙》与佛学的关系，杨鸿烈《文心雕龙的研究》最先提出：“他所著的这部《文心雕龙》，条理非常之精密，在我们中国古书里头象这样有系统的专著，真是少极了！我们不能不说他是很得力于佛经的研究了。”刘节的《刘勰评传》继之，到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而详其说。

在龙学草创之际，《文心雕龙》一书的性质是什么，自然应有所探讨。不过，当时虽每有涉及，还无专题研究，甚至正面论述这问题的也不多。杨鸿烈《文心雕龙的研究》讲到：“可惜当时既无人唱和，后人又只以他那部极有价值的《文心雕龙》当做修辞书去读，就把他立言的宗旨失掉了。……他这书最大的缺点……就是他把纯文学和杂文学的界限完全的打破混淆不分罢了。”论者只认为其“混淆”是缺点，仍以《文心雕龙》为文学论著，而反对只把它“当做修辞书去读”，《文心雕龙》的性质是较前大为明确

① 现已有多种年谱年表：如王更生《梁刘彦和先生年谱稿》（台湾师大《国文学报》第二期，一九七三年），王金陵《刘勰年谱》（一九七六年台北版），李曰刚《梁刘彦和世系年谱》（《文心雕龙斟诠》附录，一九八二年台北版），龚菱《刘勰彦和先生重要事略系年表》（《文心雕龙研究》第一章第二节，一九八二年台北版），华仲麀《刘彦和简谱》（见《文心雕龙斟诠》），日本兴膳宏《文心雕龙大事年表》（《兴膳宏文心雕龙论文集》，一九八四年齐鲁书社版）等。

了。但这种见解并未被普遍接受。如其后陈廷杰的《读文心雕龙》，认为“此书可标目为二：曰文体论，曰修辞说”。这类说法在当时甚多，虽非径论《文心》一书的性质，而性质已明。对这问题讲得较为具体的是敝厂，他在《文心雕龙及其作者》中说：“他的性质是介乎文学史，文学概论，文学批评三者之间，而以文学批评的成份比较浓厚，所以后人论《文心雕龙》，每每誉之以中国的第一部文学批评专著，便是因了这个原故，但实际《文心雕龙》则是一部综合论述文学的书……”关于《文心》的性质，至今仍存在一些不同见解；当时的上述诸论，虽有其历史的局限，有的还是讲得很有道理的。我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很少有纯粹的文学、史学或哲学论著，所以，判断一部书的性质，只能就其主导面而言。这样，誉为“文学批评专著”就并非过誉，当然也应看到其“综合论述”的具体特点。

《文心雕龙》的具体内容，此期论及虽多，却鲜有深入的研究，下面只略述三个较为重要的问题：

一、“原道”论。大体上存在两种对立的看法：一指道乃“圣道”，一指道即“自然”。前者如林树标的《书文心雕龙后》，虽是泛议全书，但从“文者载道之器也”的观点出发来推究“原道微言”，就以刘勰所原之“道”为圣人之道了。杨鸿烈的《文心雕龙的研究》，也评刘勰“要想以文载道”。不过此二家之说都比较笼统模糊。自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讲义）提出“案彦和之意，以为文章本由自然生……此与后世言文以载道者截然不同”，论“道”者渐有改变。如刘节《刘勰评传》说：“彦和以文原于‘道’，而‘道’即自然之文”。但又说：“彦和之意，以为文德之大者，‘乃道之文也’。”把“自然之文”和“文德”联系在一起，显然仍未摆脱传统的见解。但徐善行在刘节上文之前发表的《革命文学的——文心雕龙》，已提出全新的观点。他不仅认为“彦和所说的道，即是自

然”，且认为在“文之枢纽”的几篇中，“《原道》已将文学基本概念揭橥了，不必再加《征圣》，《宗经》，……滋人误会，以为‘道’跟圣和经是一类的东西”。此说虽有所偏，却明确表达了论者以为道、圣、经不可混为一谈的新观点。到一九四八年俞元桂论《原道》，就避其所偏而对“原道”论有进一步深入的论述：

纪昀以刘勰的原道，似乎是圣人之“道”，或道德之“道”。我以为刘勰所提出的原道乃是法于自然，所以他会重质而又重文，远异唐宋诸家所见。……刘勰以文与“道”同在，即文与自然同在，“道”是自然本体不易之理，日月山川是“道”之文，人文亦然。（《文心雕龙上篇分析初步·原道第一》）

此与“道即自然”论不同，而是“同在”，是“法于自然”，故“道”与自然既不可分，又不等同。论者解释这种“同在”为“不易之理”，是值得注意的。道者，理也。刘勰论文所原之道，正是万物自具的不易之理。俞氏用“自然本体”这个概念，虽有混淆“自然”与“自然界”之嫌，但其理近是。同时，他又注意到“道与文的居间关系为圣”，就不失偏颇而较为合理地解释了“征圣”、“宗经”的必要。

二、“风骨”论。此期释“风骨”者有三说：一是黄侃的“风即文意，骨即文辞”（《文心雕龙札记·风骨》），一是陈廷杰的“风骨即魏文帝所谓气也”（《读文心雕龙》），一是刘节的“文章之能表个性者，其为风骨乎”（《刘勰评传》）。后二说都是点到即止，除略引原文数语，并无伸论。“气即风骨”说出纪昀。陈廷杰之后，霍衣仙《刘彦和评传》、吴益曾《文心雕龙中之文学观》等，皆从其说，亦无详论。唯吴文讲到：“文学作品怎样方算达到美的境界，第一要有风骨。……为文要有风骨，换言之，也就是要以气为本。”“以气为本”说出黄叔琳，和“气即风骨”有别，但均非新见。以“风

骨”为“美的境界”或“能表个性”，却是新而有理的见解，可惜其论语焉不详。

黄侃之说，有范文澜《文心雕龙注》、陈绍伦《绌绎文心雕龙风骨篇之要旨》等继之，是为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一说。陈文以“一言以蔽之”概括为：“风者文意，骨者文辞”，与黄侃完全一致。对“《风骨篇》之要旨”作如此概括，可能是后人对黄侃之论作片面理解的始作俑者。孤立起来看，“风即文意，骨即文辞”当然难于成立。但黄侃《札记》论风骨，并非仅此八字。从其中的“言外无骨”、“意外无风”，可知“风骨”并不等同于“意言”，而“意”和“言”乃是“风”和“骨”最大范围，即在“意”与“言”之外，便不存在“风”和“骨”。什么样的“意言”才可谓之“风骨”呢？黄侃有多方面的论证，如“辞精则文骨成，情显则文风生”便是。所以，他并不是简单化地把一切“意”、“言”都谓之“风骨”。范文澜注说得更明显：“辞之端直者谓之辞，而肥辞繁杂亦谓之辞，惟前者始得文骨之称，肥辞不与焉。”今人对黄、范之说，多有不同理解，这是正常现象；但往往把它简单化为：风等于意，骨等于辞，然后大加驳斥，就未免失其准的了。

三、批评论。在龙学的诞生时期，刘勰虽已被誉为“中国空前的一个文学批评家”（杨鸿烈），但此期内还未出现一篇研究其批评论的专文。梁绳祎的《文学批评家刘彦和评传》、陈冠一的《文心雕龙分析之研究》等文，有《文学的批评观》、《刘氏之批评观》等小节，便是这时不可多得的专论了。且这两个相距七年先后出现的《批评观》，从论题到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梁文先论刘勰相信建立“文学平通的批评是可能的”，继述刘勰提出的几个“信条”：“1、不要贵古贱今。2、不要崇己抑人。3、不要信伪为真。4、要去个人的偏见。5、要有宏博的学识。6、要以是非作是非。7、要用分析的批评。”陈文也是先论“相信文学平通之批评，固可能

之事也”，继述七个“信条”，只文辞上略有改变。

又如霍衣仙的《刘彦和评传》，其中有《文心雕龙与文学批评》一节，内分“求知音”、“殊品性”、“标文准”、“定文律”四小题。“求知音”即论文学批评为“可能之事”；“定文律”六条，即上述七个“信条”省去第六条。这六条或七条本是《知音》篇最一般的内容，却做如此一般的复述，就不仅说明当时研究批评论的水平，也可于此了解当时整个龙学的状况了。特别是“标文准”一条新内容，竟以《体性》篇的“八体”为“每体予以标准，然后以之衡天下之文”。这就可说是“新而讹”了。

这时也有少量独具卓识之论，如吴熙《刘勰研究》中的《刘氏的文学批评论》一节，就能根据文学批评的特点，从文学鉴赏的要求来立论：“所谓‘知音’，即指文学批评上之赏鉴而言。一个批评家，必须先有了真实的赏鉴本领，然后其批评方有价值。”由此而论“赏鉴的本领”、批评的方法以及“博观”的必要等，自能顺理成章而鞭辟入里。因而论者能发现和抓住刘勰的精要之处（“夫唯深识鉴奥，必欢然内恻”数语）提出：

批评家的目的，并不是要专去寻人家的破绽，同时却要富于欣赏的情趣，将自己内心的生活，沉湎于作品的优美的内涵中，复将那一瞬间所得的灵快之感，倾泄而出，以尽量发挥出该作品潜伏的——内在的优点，这实是批评家所应尽的，更重要的职责。

这可说是一种创造性的析论，它真是“发挥出”刘勰《知音篇》“潜伏的——内在的优点”了。特别是此论出现于龙学伊始的一九二四年尤为可贵。

在龙学诞生时期的三十多年中，除以上几个方面外，研究所及的问题还不少。虽然这些研究大都具有一种学科的初期特征，却不仅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在一千四百年来的《文心雕

龙》研究史上,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里程,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其意义是巨大的。此期成果虽然有限,但产生了《文心雕龙札记》和《文心雕龙注》两部不朽的著作,为龙学的新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此期更培育了一批新时期的重要人材,正酝酿着一些重要论著,以待迎接更新的龙学之春。

二

一九五〇至一九六四的十五年为龙学发展时期。此期内出版的重要专著有王利器的《文心雕龙新书》(一九五一)、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一九五八)、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一九六二)等。《校释》曾初版于一九四八年,乃按教学需要编次:首《序志》,继以“枢纽”论五篇,次下篇“割情析采”的二十四篇,最后为“论文叙笔”的二十篇。新版改按原书篇次,且校字释义均有较大增修,已是面目一新之作了。此外,范注本也略有修订,于一九五八年出版;黄侃《札记》则由二七年本的二十篇补齐为三十一篇于一九六二年出版新本。这些以校、注、释为主的专书陆续问世,对龙学的新发展,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还有配合《新书》于一九五二年出版的《文心雕龙新书通检》,是研究《文心雕龙》的一部重要工具书,可惜传世极少。

龙学进入新的时期之后,研究者和读者的面日益扩大,特别是到六十年代之初,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现实意义有所注视后,学习和研究《文心雕龙》,开始成为群众性的要求,《文心雕龙》的今译工作就刻不容缓了。当时《文艺报》主编张光年同志,就在给编者讲《文心雕龙》的同时,开始了“语体翻译的最早的尝试”^①。接着,陆侃如、周振甫、赵仲邑、郭晋稀、刘禹昌等,都在

^① 张光年《研究古代文论为现代服务》,见《文史哲》一九八三年第六期。